

# 电写时代基础汉字课程设计研究

陈春红<sup>1</sup>, 焦雨欣<sup>2</sup>

<sup>1</sup>湖北民族大学国际教育学院, 湖北 恩施

<sup>2</sup>湖北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湖北 恩施

收稿日期: 2026年4月23日; 录用日期: 2026年5月22日; 发布日期: 2026年5月28日

## 摘要

本文基于需求分析理论, 对初级水平来华留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 参照国家发布的课程标准和语言能力标准, 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课程评价、实践效果五个方面详细阐述了基础汉字课程设计, 旨在为数智时代汉字教学研究提供参考。

## 关键词

汉字教学, 课程设计, 电写时代, 教学模式

# A Study on Basic Chinese Character Curriculum Design in the Era of Digital Writing

Chunhong Chen<sup>1</sup>, Yuxin Jiao<sup>2</sup>

<sup>1</sup>Schoo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sup>2</sup>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ubei Minzu University, Enshi Hubei

Received: April 23, 2026; accepted: May 22, 2026; published: May 28, 2026

## Abstract

Based on Needs Analysis Theory, this paper conducts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ith elementary-level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China. Referring to the national curriculum standards and language proficiency benchmarks, it elaborates on the design of a basic Chinese character course from five aspects: course objectives, course content, teaching methods, course evaluation, and effectiveness of teaching practice. This study aim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search on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in the digital intelligence era.

文章引用: 陈春红, 焦雨欣. 电写时代基础汉字课程设计研究[J]. 教育进展, 2026, 16(5): 1833-1840.

DOI: 10.12677/ae.2026.1651058

## Keywords

### Chinese Character Teaching, Curriculum Design, Era of Digital Writing, Teaching Model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汉字形音义的认知、识读、记忆、书写对于学习者来说都是很大的负担[1]。如今,随着数智技术飞速发展,纸笔书写时代已转型为键入字母或拼音提取文字的电写时代[2]。当前,汉字学习已不再是单纯的“会认会写”,而是需要学习者能够在真实交际中灵活运用三输出方式——通过眼睛识别字形进行阅读理解,通过手写完成便条、卡片等纸笔任务,通过拼音输入法在手机、电脑上进行高效的书面交际。这无疑对汉字教学提出了新要求。电写为解决汉字“难写难学”问题提供了条件和机遇,受到学界的重视,“电打汉字开路,笔写汉字跟进”[3],“电写为主,笔写为辅”[4]等教学模式相继提出,鼓励汉字教学向电写转型。不过,不同国家、身份、学习阶段的留学生在用汉字输入时的倾向性不同,所获得的学习帮助也不同[5]。汉字书写方式的选择需适应国际中文学习者汉字使用的实际情况,基于汉字的特点及学习规律来综合考量[6],尤其是在汉字学习初始阶段,应该加强学生的汉字手写练习,不宜用键盘输入完全代替手写练习[7],应“先手写,后输入”[8],在电打的同时仍坚持在低年级鼓励学生练习手写[9]。目前,《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明确规定了各级手写汉字数量与手写能力要求,初级阶段的900个汉字全为手写汉字。不可否认,手写汉字是初级汉字教学的重要内容。那么,在电写时代,初级学习者电写汉字的需求如何?初级汉字课程是否需要增加电写教学?怎样利用拼音打字提升学生认读、书写汉字的能力?本文基于需求分析理论,对汉语初级学习者进行问卷调查与教学实验,在实践中探索初级汉字教学的新模式。

## 2. 需求分析

### 2.1. 研究方法和调查对象

本研究面向初级水平(HSK 三级及以下水平)来华留学生展开问卷调查,共回收270份有效问卷,其中学习汉语时间少于3个月的52人,3~6个月的90人,6个月~1年的90人,超过1年的41人;通过HSK1级20人,通过HSK2级26人,通过HSK3级127人,未参加HSK考试100人;调查对象共来自26个国家,其中,巴基斯坦籍85人,坦桑尼亚籍25人,赞比亚19人,孟加拉国17人,印度尼西亚16人,吉尔吉斯斯坦13人,加纳14人,科特迪瓦9人,卢旺达9人,布隆基法索7人,喀麦隆7人,也门7人,乌干达6人,哈萨克斯坦5人,俄罗斯6人,巴西5人,尼日利亚5人,赤道几内亚3人,苏丹3人,肯尼亚3人,柬埔寨1人,南非1人,乍得1人,马里1人,加蓬1人,阿富汗1人。

### 2.2. 调查设计

调查核心视角是“学习需求”,借鉴了Hutchinson T. [10]的学习需求分析模型,问卷按照“行为、态度、冲突、需求、建议”的认知逻辑,构建了七个模块,各模块对应一个具体研究目标:了解样本背景,调查真实使用行为,探究学习者对手写汉字与拼音输入的态度,揭示两种方式的内在冲突与倾向性,聚焦学习需求,了解学习者“想要老师教什么”,获取开放性建议,作为质性分析素材。总体上,问卷覆盖

了学习者的使用需求、态度需求、冲突需求与教学需求,旨在探索:1)学习者现状如何,他们在学习生活中手写汉字和拼音打字真实使用情况是怎样的;2)学习者想要什么,他们对两种汉字书写方式的态度、看法、兴趣和倾向是什么;3)基于学习需求,汉字教学应做出怎样的调整与优化。通过量化数据与质性建议,思考课程设计如何回应学生需求,实现汉字教学提质增效。

### 2.3. 调查分析

基于问卷调查的分析结果,发现初级学习者主要有以下四种需求。

#### 2.3.1. 使用需求

在日常生活中,拼音打字的应用场景几乎覆盖了初级学习者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社交沟通(65.56%)、完成学习任务(32.96%)和网络信息获取(21.48%),其中,微信聊天是最常用的场景,54.07%的学生选择拼音打字,远超语音(5.93%)和手写(9.63%)。同时,对于HSK考试方式的选择,高达89.6%的学生选择电脑考试,而非纸笔考试。60%的留学生几乎每天使用拼音打字,另有20.74%的留学生每周使用拼音打字3~5次,这表明拼音输入也已成为初级学习者的主要中文交际与学习工具。在使用倾向上,67.78%的学生倾向于使用拼音打字,且71.48%的学生对拼音打字体验表示满意,说明拼音打字因其高效、便捷、与口语学习关联紧密等特性,已成为初级学习者最自然、最优先的选择。值得注意的是,初级学习者的作业主要通过手写完成,但他们仍会借助拼音打字,在完成作业这一场景中,手写(40.37%)和打字(44.07%)几乎平分秋色,另有15.56%的学生会根据任务性质灵活选择,比如抄写作业用手写,复杂句子先用打字再抄写。应看到,拼音打字已经广泛融入了初级学习者在华数字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教师必须正视、加以思考的现实。

#### 2.3.2. 态度需求

留学生对手写汉字的态度呈现出明显的“纠结”特征,一方面高度认可手写汉字的学习价值,如65.92%的学生认为手写能让他们更仔细观察汉字,55.18%的学生认为只有手写才能记住汉字,另一方面又质疑手写汉字的实用价值,如54.07%的学生认为手写没有拼音打字快,浪费时间,37.41%的学生认为生活中几乎没有必须手写的场合。学生一方面肯定手写汉字的成就感,31.85%的学生认为一笔一画写出汉字最有“学会中文”的感觉,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明显的畏难情绪,41.85%的学生认为手写汉字难在笔画多、记不住笔顺,形似字易错。对于“未来手写汉字不重要”的看法,50.37%的学生并未完全否定手写的必要性。留学生对拼音打字的态度较为“清醒”,他们肯定拼音打字的工具价值,如65.56%的学生认同拼音输入对识记汉字、掌握字音有较大帮助,57.03%认为拼音打字可以帮助自己“认”出原本不会写的字,62.96%的学生认为拼音打字应是汉语学习的主要工具,另一方面学生也在反思拼音打字的弊端,如73.71%的学生承认长期使用拼音打字会影响书写能力,其中一半学生认为这种影响较大。同时,学生也指出了拼音打字的难点,如同音字、形近字难区分、声调不准等都会导致选字错误。这些看似矛盾的数据折射出初级学生在汉字学习与使用、效率与功底之间的心理拉锯。初级阶段是掌握汉字的笔画和笔顺、正确地书写汉字的基础期和关键期,认读和手写汉字是教学必不可少的内容,拼音打字的便捷在一定程度上能缓解学生的畏难情绪,提高汉字输出效率,提升学习体验。初级学习者需要在拼音打字的同时兼顾书写能力,而不是对拼音打字简单禁止或夸大作用。如何将拼音打字作为教学资源进行系统性、科学性引导,帮助学生将拼音打字过程中的被动识别转化为主动掌握,需要教师深入思考手写与拼音打字的关系,以系统思维重塑汉字教学模式。

#### 2.3.3. 冲突需求

调查数据揭示了留学生在汉字学习中的四组核心冲突。一是书写效率与认知深度的冲突。拼音输入

满足了留学生对汉字输出效率的追求(打字快、操作便捷、交际即时),但 55.18%的学生对“只有手写才能记住汉字”的认同也表明,他们内心仍认可手写对认知深度的促进作用。这种“想要快,又想要记得牢”的矛盾构成了学生最核心的学习冲突。二是外部场景萎缩与内部学习动机的冲突。37.41%的留学生认为生活中几乎没有必须手写的场合,这直接削弱了手写的外部动机。然而,仍有半数以上学生认同手写的价值,这表明内部学习动机(如成就感、对汉字的兴趣)仍是支撑手写汉字需求的重要力量。三是依赖性增强与能力退化担忧的冲突。73.71%的学生承认长期使用拼音打字会降低手写能力,但同时,拼音输入已成为绝大多数学生的主要书写工具。这种“明知依赖有弊,却难以摆脱”的困境,反映了学生在工具依赖与能力保持之间的深层冲突。四是成就感来源的分化。31.85%的学生认为手写最有“学会中文”的感觉,表明成就感仍是手写需求的重要驱动力。但同时,65.56%的学生认同拼音输入对汉字学习有较大帮助。成就感来源的分化提示我们,应同时关注两种书写方式带给学生的心理满足,教学需要为学生“答疑解惑”,在“效率”与“功底”间寻找平衡点。既不能因噎废食地禁止拼音打字,也不能放任自流地忽视手写训练,应设计能够兼顾两种书写方式的教学活动,让学生在高效交流的同时,不丢失汉字基本功。

#### 2.3.4. 教学需求

调查结果对汉字教学提供了明确的改进方向。学生对拼音打字的依赖是电写时代的必然趋势,教学不应视而不见,而应顺势而为,正视拼音打字的教学价值,将其转化为教学资源。拼音输入本身是一种有效的学习工具,而非学习者单纯依赖的“拐杖”,学习者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选择,而是能够在两种书写方式之间自由切换的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入拼音打字对汉字教学提出了更多维、更综合的要求。

### 3. 教学设计

#### 3.1. 核心理念与总体构思

“语文分开”是汉语汉字最佳教学模式(李泉,2025),本课程秉持“语文同步、分开教学”理念,是针对初级学习者,在汉语综合课以外同时开设的基础汉字课,按照汉字自身的结构特点和组合规律,从笔画笔顺教起,由易到难,循序渐进,便于学习者系统掌握汉字。与传统汉字课不同的是,本课程紧密结合学习者需求,将拼音输入法纳入教学设计,在传统汉字教学的“形、音、义”三维度基础上拓展出拼音输入(码)、词语网络(词)两个新维度,形成“形、音、义、码、词”五维融合的教学思路,五维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共同提升学习者的汉字认读能力、手写能力、拼打能力与文化能力。课程时长为16周,每周2课时,每课时45分钟,共32课时。

#### 3.2. 课程目标

本课程基于学习者需求,根据《国际中文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大学成人段)》要求[11]、《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公布的汉字量化指标[12]、《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第一分册:等级描述、音节、汉字》中初级水平汉字能力要求[13],同时参考《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中语言文字文化内容[14],提出适用于初级学习者的课程目标。基础汉字课的总目标是完成初等三级900个汉字(含300个手写汉字)的学习,培养学习者的汉字认知能力、认读能力、手写能力、拼打能力、文化能力,学习者能够完成日常简单的书面交际任务,并理解汉字所承载的文化意义,提升汉字应用中的跨文化交际能力(具体如表1所示)。

#### 3.3. 课程内容

课程基于汉字结构特点,整体上按由易到难的认知规律组织教学内容,使学习者在掌握基础笔画和

**Table 1.** Basic Chinese character course objectives  
**表 1.** 基础汉字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能力	一级目标描述
<b>认知能力</b> 能整体上理解汉字知识、汉字的结构特征和“形音义”关系,理解汉字与音节、词语的关系。	基本了解汉字笔画和笔顺的书写规则。 理解并能识别汉字的整体形状特征和间架结构,如能区分“大”和“太”、能判断上下、左右结构。 理解并能识别汉字内部的组成部件,如能认出“吃”左边是“口”。 理解并能识别笔画的细微差别,如能区分“干”和“千”。 能理解汉字与音节、词语的对应关系。
<b>认读能力</b> 能够认读 300 个一级汉字,准确识别其读音、理解其字义。	见形知音,即看到汉字,能读出读音。 见形知义,即看到汉字,能理解意思。 见音知形,即听到读音,能认出汉字。 见音知义,即听到读音,能理解意思。
<b>手写能力</b> 能按照正确的笔画、笔顺和结构,正确书写 100 个手写汉字。手写能力包括书写的准确性、规范性、流畅性。	能写出正确的字形。 符合汉字书写规则。 书写速度不低于 10 字/分钟。
<b>拼打能力</b> 能运用拼音输入法在数字设备上输出 300 个一级汉字。拼打能力包括拼音转换的准确性、选字决策的准确性、输入速度的流畅性。	准确拼出汉字的拼音。 从候选词中选出正确汉字。 运用高效输入策略,如词语连打、整句输入、首字母缩写等。 打字速度不低于 15 字/分钟。
<b>文化能力</b> 掌握汉字基本知识的基础上,理解汉字所承载的思维方式与文化逻辑,最终形成尊重、包容并能在交际中自觉运用汉字文化的跨文化意识。	文化知识:了解与汉字相关的文化,如造字法、汉字演变、汉字的文化含义等。 文化理解:基本理解汉字背后蕴含的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与文化逻辑。 文化意识:理解汉字学习中遇到的跨文化差异,在跨文化交际中能够自觉关注、尊重并运用文化知识的态度和敏感性。

简单独体字后,逐步过渡到合体字的学习,符合汉字学习的由易到难的认知发展规律。例如,一级教学内容主要按“独体字(80字)→左右结构(100字,含1个左中右结构字‘谢’)→上下结构(70字)→包围结构(50字)”编排,“独体字”再按“数字”“自然”“身体”“动作”“方位”“描述”等主题分类,合体字按“亻”“口”“讠”“艹”等偏旁分成不同模块,每个模块包含教学核心字。同时,结合拼音打字的交际需要,课程按“单字输入→词语连打→整句输入”的技能发展路径设计打字训练任务,从一开始就培养“以词为单位输入”的习惯,强化字词关联,提高打字的准确性,使学习者的打字能力与汉字学习同步提升。两条线索在教学实践中相互交织、协同推进。每个教学阶段既体现了汉字结构的难度层次,也匹配了相应的打字技能目标,系统培养学习者的书写技能,使其能够在数字化时代高效、准确、灵活地运用汉字进行书面交际。表 2 为一级教学内容示例。

课程将汉字的“形”“音”“义”“码”“词”五个维度有机整合。其中,“形”指汉字的字形结构,包括笔画、部件、结构以及汉字演化,教学重点在于培养学习者的部件意识,使其能够拆解汉字、识别形旁,为手写和打字选字奠定基础。“音”指汉字的拼音发音,包括声母、韵母和声调,教学重点在于培

**Table 2.** Examples of teaching contents of basic Chinese characters course (Part of Level 1)**表 2.** 基础汉字课程教学内容示例(一级部分内容)

结构	核心字	汉字知识	手写训练	拼打策略	交际任务
独体字	数字: 一、二、三、五、六、七、八、九、十、百、千 方位: 上、下、后、东、西、南、北、中、里、门	1. 基础笔画: 横竖撇点折钩 2. 笔画的连接 3. 象形字、指事字 4. 独体字结构	1. 笔画书空 2. 田字格描红 3. 抄写汉字 4. 听写汉字	1. 拼音打字规则 2. 语音的重要性 3. 词语连打: 门外	1. 在微信群发送自己的电话号码 2. 根据指示走路
左右结构	亻(单人旁): 你、他、们、但、住、体、休、作、做 女(女字旁): 她、妈、姐、妹、奶	1. 常见偏旁的意义功能 2. 掌握左右部件比例关系 3. 汉字的文化意义	1. 笔画书空 2. 田字格描红 3. 抄写汉字 4. 听写汉字	1. 根据部件选字 2. 词语连打: 你们 3. 整句输入: 你姐姐叫什么?	1. 展示“我的家庭照片”, 手写汉字介绍 2. 配图发朋友圈, 分享“我的家”
上下结构	艹(草字头): 花、菜、茶 竹字头: 笑、答、等	1. 常见偏旁的意义功能 2. 掌握上下部件比例关系 3. 汉字的文化意义	1. 笔画书空 2. 田字格描红 3. 抄写汉字 4. 听写汉字	1. 根据部件选字 2. 词语连打: 中国菜 3. 整句输入: 中国菜怎么样?	1. 根据偏旁猜字义 2. 创作汉字画
包围结构	半包围: 边、过、还、进、远、运、近、送、这、在、左、右、有、可、包、医 三面包围: 同、问、间 全包围: 四、回、图、国	1. 常见偏旁的意义功能 2. 掌握内外部件的关系 3. 汉字的文化意义	1. 笔画书空 2. 田字格描红 3. 抄写汉字 4. 听写汉字	1. 根据部件选字 2. 词语连打: 进来 3. 整句输入: 请进来。	1. 画一副宿舍到教室的路线图, 手写汉字标注方向、距离 2. 在微信群描述从学校到超市的路线

养学习者的拼音敏感度, 使其能够准确拼读, 为打字输入提供正确的语音入口, “义”指汉字字义和文化意义, 教学重点在于培养学习者在语境中理解汉字的能力, 通过汉字了解中国文化。“码”指拼音输入, 即通过拼音输入法将语音转换为汉字, 教学重点在于培养学习者的拼音输入能力和同音字辨析能力, 使其能够从候选词中快速准确地选出目标汉字。“词”指词语网络, 即汉字在词语中的组合关系, 教学重点在于帮助学习者建立以核心字为中心的词语辐射网络, 通过词语连打策略提升输入效率和选字准确率。

### 3.4. 教学方法与步骤

课程采用“形、音、义、码、词”多维融合汉字教学法, 贯彻“先认后写、认写同步、以打促认、以写固形、词中识字、字中用词”原则, 教学步骤共 5 步, 以“女字旁”为例, 具体教学过程如下:

第一步: 词境导入(2 分钟)。通过展示图片、呈现实物或创设生活情境, 激活学生对目标汉字意义的初步认知。教师展示家庭照片, 指问“这是谁”, 引出“奶奶、妈妈、姐姐、妹妹、她”。(维度: 义)

第二步: 形音解码(5 分钟)。教师从字形和读音两个维度对汉字进行解析。教师示范书写女字旁(撇点、撇、横变提), 再写“她、妈、姐、妹、奶”, 强调左窄右宽。学生书空跟写, 田字格书写各 1 遍。教师标注拼音 tā、mā、jiě、mèi、nǎi, 领读纠音, 重点纠正“奶”的声母和“妈”的声调。(维度: 形、音)

第三步: 码键绑定(3 分钟)。教师在电脑上演示连打输入“mama”选“妈妈”, 输入“tā”后根据形旁选“她”。分层练习: 基础层打单字, 提高层打“妈妈”“奶奶”等双字词, 拓展层打“这是我妈妈”等短句。(维度: 码)

第四步: 词语锁定(3分钟)。教师围绕核心字进行词语扩展, 可采用前搭后、后搭前等多种方式, 扩展“阿姨、姑姑、婆婆、婶婶”等词存入“词语银行”, 并将这些词连打出来。(维度: 词)

第五步: 交际输出(2分钟)。教师组织学生进行真实交际任务, 让学生发微信消息介绍家人, 如“这是我妈妈”。课后手写2个字上传。(维度: 形、义、码、词)

问题预设与应对: 1) 针对学生打字速度差异大问题, 设计分层任务, 如慢者打单字, 快者打短句, 同伴互助。2) 针对同音字选择困难问题, 引导学生总结规律, 强化“形旁选字”策略, 如女性选女字旁。

词境导入使学生在已有经验与新知识之间建立联系, 激活语义。形音解码强化形声字认知, 强化区分易混淆音。码键绑定强化拼音连打策略。部件选字、单字输入、整句输入是打字训练的核心, 旨在建立从拼音到汉字的转换能力。词语锁定可以拓展学生的词网, 交际输出形式包括写卡片、便条、购物单、记日记等手写任务, 也包括写手机备忘录、发微信、朋友圈分享、网上购物、点外卖等数字化任务, 这一环节整合五维, 实现三种输出通道的综合运用。

总体上, 五维融合教学法采用“双轨并行”训练策略, 使手写与打字两条轨道相互支撑、协同发展。多媒体学习理论[15]指出, 人类拥有处理视觉信息和听觉信息的两个独立通道, 当信息同时通过双通道呈现时, 学习效果优于单通道输入。五维模型中, “形”和“码”主要通过视觉通道输入(字形、打字候选词), “音”主要通过听觉通道输入(读音、领读), 而“义”和“词”则同时激活视觉与语义加工。这种多模态编码方式为学习者创造了多重记忆线索, 当某一通道的提取失败时, 其他通道仍可协助回忆, 从而增强汉字的长时保持。同时, 该方法符合认知负荷理论[16]的资源分配原理, 通过将汉字学习分解为五个相对独立的维度, 避免了传统教学中“同时教太多内容”的认知超载。其教学流程遵循“从易到难、从单一到综合”的认知规律: 先激活意义(义), 再建立形音关联(形、音), 接着引入打字(码), 然后扩展词汇(词), 最后综合输出。这种分阶段逐步增加认知负荷的设计, 使学习者的工作记忆始终处于可承受范围之内。从认知差异来看, 手写的认知路径是“音义到字形”, 核心技能是笔画顺序和部件书写, 依赖手部肌肉记忆, 主要错误类型为笔画错误和结构失衡。打字的认知路径是“音到形”, 核心技能是拼音准确和同音字辨析, 依赖拼音转换能力, 主要错误类型为同音字选错和拼音错误。两种技能虽然输出方式不同, 但共用同一套汉字知识系统, 手写形成的部件意识能够帮助打字时的选字决策, 打字时反复接触字形也能够加深对汉字结构的记忆。

### 3.5. 课程评价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手写能力与打字能力并行的评价方式, 旨在全面反映学习者的汉字能力发展轨迹, 避免单一纸笔测试的局限性。过程性评价共100分, 含课堂参与(10分)、交际任务(20分)、手写练习(20分)、打字练习(20分)、词语银行(15分)和文化理解(15分)六项。终结性评价共100分, 包括汉字综合能力测试和交际任务两部分。其中, 综合能力测试含认读(看字选音、看音选字)、手写(听写词语、部件书写)、打字(单字输入、词语连打、整句输入)三模块, 满分60分。交际任务要求学生完成交际情境中的书面输出任务(含手写和打字), 从内容完整性、汉字准确性和书写流畅性三个维度评分, 满分40分。最终成绩按过程性评价60%、终结性评价40%加权计算, 分为优秀(90分以上)、良好(80~89分)、中等(70~79分)、及格(60~69分)和不及格(60分以下)五等。

## 4. 教学效果

为检验研究成果是否有效, 我们将课程设计投入教学实践, 面向35名来自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科特迪瓦、尼日利亚、苏丹等国的零基础留学生开设基础汉字课, 截至目前, 已完成8周教学。为检验效果, 我们在教学第4周、第8周分别对学生的汉字能力分别进行了汉字综合能力测试和交际任务测试, 并根据学生课堂表现, 开展过程性评价, 从总体成绩来看, 成绩良好以上学生达66.7%。结合教师教学日

志与学生访谈, 我们发现打字教学与即时交际调动了学生汉字学习的积极性, 尤其是连打策略让学生获得了用汉字交流的成就感, 拼音输入的需要让学生更加重视语音练习, 愿意跟老师一起大声朗读, 汉字部件、笔画的学习有助于学生正确选字, 也提高了手写汉字的积极性。学生对学习体验的表达较为积极, 大部分学生认为课程“很有帮助”、“很满意”, 觉得“汉字没那么难了”, 说明课程满足了大部分学生的学习需求, 受到学生认可, 给后续教学提供了信心。

## 5. 结语

本研究基于学习者需求, 采用“形、音、义、码、词”五维融合汉字教学法, 将拼音打字融入基础汉字课, 将汉字教学置于多维体系中, 系统培养学习者的汉字认读、手写、拼打与文化能力, 教学模式初见成效。不过, 教学实践还有待延长, 教学效果的持续性与可推广性还有待进一步追踪, 后续我们还将综合反馈情况继续完善课程设计、开展教学实验进行深入研究。

## 基金项目

1. 湖北民族大学 2025 年教研教改项目“数智时代来华留学生电写汉字教学研究”(项目编号 32)。2. 湖北民族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数智时代来华留学生汉字电写能力的调查研究——以湖北 5 所高校为例》(项目编号 62)。

## 参考文献

- [1] 崔希亮. “手写”与“电写”对汉字学习的影响及相关研究视角[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4, 22(5): 11-19.
- [2] 李泉. 论信息化时代的对外汉字教学[J]. 汉语教学学刊, 2024(2): 1-14+178.
- [3] 陆俭明. 电打汉字开路, 笔写汉字跟进——革新国际中文教育中的汉字教学模式[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4, 22(4): 1-5.
- [4] 储诚志. 续论国际中文教育“电写为主、笔写为辅”的教学转型——澄清几个误解和疑虑[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4, 22(5): 1-10.
- [5] 叶明慧, 屈哨兵. 数智时代汉字输入方式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影响与对策研究[J]. 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5, 24(5): 111-126.
- [6] 贾泽林, 罗泉悦. 国际中文教育“手写为学, 电打为用”汉字书写观的构建与操作[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5, 23(3): 24-30.
- [7] 江新, 郑艳. 来华汉语学习者汉字手写和键盘输入态度的调查研究[J]. 汉语应用语言学研究, 2015(00): 53-77.
- [8] 江新. 键盘时代的汉字教学[J]. 国际汉语教学研究, 2017(2): 4-10.
- [9] 梁霞, 惠雨虹. 国际中文教育汉字教学再探索——以北美高校为例[J].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2025, 23(3): 12-23.
- [10] Hutchinson, T. and Waters, A. (1987) *English for Specific Purpos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https://doi.org/10.1017/cbo9780511733031>
- [11] 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国际中文教学通用课程大纲(大学成人段) [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24.
- [12]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21.
- [13]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 国际中文教育中文水平等级标准(国家标准·应用解读本)第一分册: 等级描述、音节、汉字 [M]. 北京: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 2021.
- [14] 教育部中外语言交流合作中心组编. 国际中文教育用中国文化和国情教学参考框架[M].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2022.
- [15] Mayer, R.E. (2009) *Multimedia Learning*. 2nd Editi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6] Sweller, J. (1988) Cognitive Load during Problem Solving: Effects on Learning. *Cognitive Science*, **12**, 257-285. [https://doi.org/10.1207/s15516709cog1202\\_4](https://doi.org/10.1207/s15516709cog1202_4)